

# 野叟曝言

## 第十五回 摇看法王伪檄文素臣改姓更名 临帝子长洲白又李挥毫破浪

素臣赶上一步，那头陀望后便倒，素臣随手一提，那知这头陀衣服没有穿好，提着一边直扯起来，却滚出雪白一个身躯，胸前堆着两只嫩乳。素臣正待喝问，只见外面女人水淋淋的赶进屋来，喊道：“这不是和尚！好汉爷爷饶命！”素臣看清何氏面目，道：“何大娘，这是何人？”何氏仔细一看，叫声：“天爷！原来又是文相公来救奴的性命。这是奴的小姑娘，叫做麟姐。”素臣方始放心，忽见何氏赤身，一手掩着阴户，才觉着自己身上一丝也无，失声道：“阿呀！”连忙把麟姐身上扯下来的衣服披裹在身，说道：“何大娘，快穿！”何氏叫声“呵唷”，胀红了脸，急走出院，穿了衣裤，又拿了一件女衣递与麟姐，把桌上点的火减去灯草，剔去灯煤，扯着麟姐一齐跪下，磕头不迭。素臣道：“休要磕头，待我先打发掉这尸首。”一手把头陀胳膊抄紧，一手捻着腿胯，何氏悄开后门，向竹林里穿出，远远撒下。何氏候素臣进屋，从头笑诉道：“奴家昨日到大姑娘家去，见那头陀偷瞧奴家一眼，不料他已留心，今日夜里跳下房来，手拿尖刀禁住奴家不许叫喊，先把麟姐强奸了，还要带他去把他头发剪齐，女衣脱去，褪下一件僧衣叫他穿着。吩咐奴家烧汤，说要洗澡，只得替他烧汤。屋里点了灯，他又浇满了油，加了五七根灯草，兀自嫌暗，要在院子里趁着月

光。只得又把浴盆扛出来，洗完了浴，换了热水，又逼奴洗，摸着肚子说道：“果是有娠，替你揉下这胎，借我一看，不许叫喊。”奴家这屋四面脱空，叫喊也没人救应。被他揉擦得要死，如今小肚子里憋着生疼，不知可得活命哩！相公在船，如何知道，又来援救？”素臣道：“我因上岸出恭，看见他木鱼挂在树上，又听有哭声，才上屋来探看，出了我昨日的闷气。你有草纸拿张来，且出恭再处。”何氏忙取草纸，素臣出院寻见鞋子，带湿穿著，提那夹被，却水浸透了，递与何氏道：“快替我烘一烘干。”何氏忙去烘被。

素臣悄悄开门。出恭时细看树上，并没包裹，暗忖：日间所靠大包藏放何处？出完起来，回到屋里，却见绳凳上放有大包，打开看时，只见一个油纸包内，有晒干的三五具血孩、八九颗干心。又一个油纸包内，包着两包丸药，一包写着“易容丸”，有五七百粒，桐子大，五色的丸药，一个纸帖上写着“每用一丸，以津唾调搽，可变色百日，碱水擦之即退”；一包写着“补天丸”，也有五七百粒，桐子大，却是一色紫红的丸药，也有纸帖上写“每用一丸，以火酒调服，可御十女，女子服之，可御十男，冷水解之方泄”。又一个油纸包内，裹着一个油布面宫锦裹的包袱，袱内都是些纸割，打开细看，只见一张割付上写“大法王座下推诚翊运虎卫国师一尊超凡”，后面写着“宣教元年七月”，铃着“宣教奉天之宝”；又揭起一张，却只有“大法王座下推诚翊运”字样，没有衔名，后面年月俱空，但有印记；一连看了八九张，都是一样。又拆开一束，却又写着“大真人座下”，一色的也有四五纸；又拆一束，却是“大将军台下”，一色的有一二十张，俱没衔名，却都是龙凤花边，编

著号数，甚是整齐。临末揭出一张，却不是割付了，是一张缉批，上写着“大法王札，为密缉事”，后面列着许多人名。素臣一眼看去，见第二行像自己名姓，连忙细看，见明写着“主谋放火戕杀元勋凶犯一名文素臣”，暗吃一吓，暗忖：这法王是谁？如何要缉起我来？因想着刘大合奚奇的话，道：“是了，莫非这大法王就是番僧。那拆墙放火既疑是刘大郎，那些地方们访知我前在刘家，所以说我是主谋。这元勋想就是松庵师徒了。”因见第三行也有“放火”字样，便又看下去。只见第三名写着“同谋放火戕杀元勋凶犯一名刘虎臣”，笑道：“一些不错，是这个缘故。若昨日不遇着随意，还不知大郎的号，今日还有些狐疑哩！”因重新看那第一名时，只见明明的写着“大逆元凶一名卫圣功”。素臣心里轮转道：“这人功冠古今，名闻海宇，智勇兼备，才德俱优，我文素臣自负虽也不弱于他，而有形者显，无象者幽，矚显则明，察幽则晦，茫茫天下，具眼何人？我与他性情学问孰优孰绌，是异是同，有谁鉴别？伪批之上与彼比肩，反可作我二人同心之谱矣。”自叹自喜了一会，然后逐名看去，第四名是“叛犯一名袁作忠”，第五名是“逆犯一名尹雄”，第六名是“贼杀从龙凶犯一名奚奇”，暗忖：奚奇之言不谬，百空真如果然是斩贼党羽。第七名是“截杀从龙凶犯一名”，下面注“不识姓名”，心疑山腰之事，从龙名目莫非指着陶神保兄弟？第八名是“叛逆一名施存义”，第九名是“谋逆行刺女犯一名解翠莲”，暗想：“这翠莲怎样行刺？颇有聂隐娘、红线之风，但未刺着，只怕术尚未精。”馀外都是些僧衣、僧裤、经卷、念珠等类，随手将衣裤一抖，早落出一个银包，一个印囊，在那印囊里

面掏出一颗印信，上篆“虎卫国师”字样，打开银包看时，约有四五十两银子，另外又是两三吊钱、四五匹白布、一串牛肉羮子。当将衣服银钱撩地，把伪批烧毁，两包丸药烧去纸帖，塞在印囊里面，悬于手腕，其余等物一并包在衣包。绾缚好了，问何氏那头陀刀在何处？夹被可曾烘干？何氏道：“被烘干了，刀在屋角边。”素臣拿过，喝彩道：“好刀！”束好了夹被，脱去身上僧衣，把屋内堆着的僧衣、僧裤等物一齐收拾，裹着那刀，连那衣包，提出后门，撇在头陀身边。覆身进来，嘱咐何氏道：“你的胎是要下来的了，胎一下时，可把益母草汤煎，着三钱炒黑荆芥穗，冲着童便服下，便可无事。地下这些血迹，快用水洗去，我便回船去也。”何氏道：“这和尚杀死，敢怕要吃官司，夜里也是怕人，便怎么处呢？”素臣道：“不妨，官府若来相验，看见他包内之物，定然不敢张扬，也再不来追究。至于黑夜害怕，也顾不得你了。”说毕便走。何氏千恩万谢的祝送。素臣忽复转身，指着地下道：“几乎忘了，那一个银包内约有四五十两，那钱约有三吊，你可收拾下度日。若果害怕，与你丈夫商量，弃了此地，别处去住罢了。”何氏这一喜更出望外，跪在地下只顾磕头。

素臣不及去扯，忙出了门。赶到船边，看那西天，月色虽是皎洁，觉得光淡了些，想是将及五鼓了。轻轻跳下船舷，那船动也不动一动，听那船里众人，兀自酣睡不醒，悄悄入舱，放翻身体，一觉睡去，直到次日巳牌方醒。同船客人都说：“你这位相公怎这样好睡？昨晚没点火睡起，直睡到如今，你看路已走了三四十里来了，倘或夜问有人上船，岂不弄出事来？自己的行李什物也罢了，连累别人可是淘气

的事。已后断断不可，须要睡得惊醒，出门人不是儿戏的呢！”素臣笑道：“老客们都是睡得惊醒的么？人睡如小死，只怕落了盹时，就有人上船也未必知道哩！”那些客人都面面相觑，说道：“这相公真是不听好话的，亏着没叫醒他，老客们才是神仙哩！”那老客人正色说道：“我们做客人的，刻刻留心，时时吊胆，身子睡着，心里是碧清的，床前蚂蚁爬动兀自听出那脚步儿走响，休说有人上船，有个不听的道理？你是位相公，我们不好得罪你哩，若是一般走江湖的人，方才这些死话，大家就耐不住了。”素臣暗自好笑，只得改口道：“小生是个书愚，不谙出门的事体，如今承教，以后留神便了。”众客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们同船合命，也只要共保无事。出门的筋节，那个是生来就会的么？”船家递过饭来，素臣讨水洗面，船家道：“脸水没有了，这饭是存在里的，要洗脸以后须早些起来，路上赶风赶水，那里为一个人再去烧锅起火，耽搁手脚呢？”素臣无奈，在江中取些冷水，嗽一嗽口，擦一擦眼，把冷饭吃了。饭后众客通问名姓，素臣想起伪批之事，暗付：“不可不防。我名白，字可取太白之意，竟改作白又李罢了。”因向众客说知。自此，众客俱称又李为白相公，素臣暗暗留心，惟恐错说，过了几日，口头熟溜，居然是白又李了。

且说白又李想起这些割付，决是靳贼所为，刘大郎与奚奇之言不谬矣，昨日打死了这头陀，也除了一个利害羽翼，这半夜辛苦不为无功。又想著大郎在乍浦不知贼人缉访，大有可虞。又想大真人不知可是那起六壬数的道士？或另有其人能与番僧各建旗鼓，本领必较胜于超凡。那大将军不知又系何人，莫非海洋中盗魁？一会子又忆起水夫人及家中是否

平安？又想起璇姑不知果否落局？又想起科考诸人可俱得意？日京曾否进学？忽然的又思量起观水及京中诸友，并想到奚囊生死。想至后来连东阿诸盗俱在心中轮转，一时千头万绪如沸如焚，兼以夜来赤身苦斗，受寒劳力，又著了些饿，未免多吃了几碗冷饭，竟自种下病根，却因他身子结实，一时不能发作。船到常山，大家起早，又李雇了一乘兜轿，正吃了一饱的饭。猛然乌云四合，下一阵大雨，把几件青衫都淋得透湿。大雨将住，就是一阵大风吹得遍体如冰，毛发俱竖。风过了，就现出一轮红日，身上衣服登时晒干，却把那些寒气都逼入骨里去了。又李本是壮盛，一路上还是逢山看山，逢水看水。到了玉山，下船却搭了一只货船，船内满装铅粉，止空一小小八尺、仅容一席之地，更自闷人。一日在船中，忆着水夫人，自怨自艾，做了一首古风。其词曰：

远行出门间，举足心自量。鄙夫念鸡肋，男子志四方。况值阳九厄，云胡守闺房？闺房讵足道，顾瞻萱草堂。仰头发长啸，低头重徬徨。儿行三千里，母心万里长。万里有时尽，母心无时忘。母心无时忘，儿行途路旁。路旁无深谷，路旁无高冈。高冈与深谷，乃在慈母肠。游子动深省，泪下沾衣裳。儿泪有时干，母心无时忘。母心无时忘，儿行途路旁。儿行途路旁，一步一悲伤。

又李白做诗以后，更觉心绪不宁。不一日到了南昌，觉道有些头疼，吃些烧酒大蒜也就罢了。因到滕王阁去游览。见阁已被火，兀自游人如蚁，都向那毁垣塌壁中去拂拭那残碑断碣，蓦然感触，到江头叫了丰城去的船，在船里竟大哭

大笑起来。恰好凑着大风，刮起大浪，把船颠上落下，像那狮子抛球一般，险些儿合下水去。船上的舵工水手大惊失色，几乎吓出魂来。又李都不管，急急检出纸笔，写出《滕王阁辞》一首，高声朗念道：

狂龙夜吼彭蠡水，灵鳌朝驾匡庐山。山峰倒入水光紫，水波飞溅山色斑。水光山色天下奇，其中有一仙人栖。仙人朝暮教歌舞，清流汨汨红燕支。燕支粉黛欲倾国，春日秋宵斗颜色。仙人老死歌舞中，腰间珮玉不可识。空余高阁卧长江，粉黛燕支出画堂。霓羽久随弦管歇，秋风北地来王郎。王郎年少负奇才，挥毫落纸生风雷。坐中懊恼阎都督，两行宾客相疑猜。世间旧物皆臭腐，惟有文章自千古。清歌妙舞隔重泉，魂魄犹惊撞钟鼓。滕王高阁几千秋，千秋凭吊思悠悠。不在滕王不在阁，当年才子文章留。只今高阁成煨烬，四壁萧然惟鬼磷。其间何物动人怜，能使衣冠聚荒径。荒径衣冠感慨多，吴侬搔首独摩挲。摩挲古碣心无极，落日扁舟水上波。水波万顷月光彻，照入诗肠明似雪。无人得遇马当风，空劳呕尽心头血。忆从总角学哦诗，诗成长望天之涯。今人智岂古人后，茫茫四海谁相知？此中有数不可争，此时郁勃难为情。王郎侥幸有如此，令我凄然百感生。江豚夜半作妖孽，风雨忽来舟欲裂。狂生不解死生悲，如意击壶边尽缺。缺尽壶边不值钱，舟人笑我何其颠！一人知己死不恨，举世欲杀非可怜。难将此意纵挥霍，咽向心头时作恶。仰天披发谱长歌，濡毫乱洒滕王阁。

念完了又复大哭，把手中之笔一掷，恍见霞光万道，如

有许多蛟龙争戏夜明珠一般，张牙舞爪，都望江心拿攫而去。立时风恬浪息，月光水光，万里同白。又李仰天大笑，斟酒痛饮，尽醉而卧。那些船上人无不目悚心惊，称奇道怪，说：“我们今日载着一位痴仙也！”正是：

休言才子是天生，不遇长风空老死。

次日清晨，船已泊在丰城河下。问到未家，见门上挂着孝帘，贴着门状，猛吃大惊，急看一眼，见状上镌着“不肖席珍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先考皇明诰封奉政大夫澹然府君”字样，不禁泪落如雨。进门叫唤，并无人应，只得先把钱打发脚夫，将行李卸在厅上，又高声喊叫。才有一家人出问：“相公尊姓？是那里来的？”又李道：“我姓白，住在吴江，是你老爷的通家子侄，去年三月里还与老爷在西湖相会的。”那家人道：“相公没看见门状么？先老爷已于去岁四月二十七日去世了。”又李道：“这是知道的，我正要进去吊奠，并会你家公子。”家人道：“不要说起公子的话。为嗣了他，淘气不尽。既是相公要吊奠，待老奴进去说着。”少顷，出来道：“相公，你认错了。先老爷并没有相公这一门亲识。”又李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想嗣子不知是远支，近房？那知我与未公世谊？”因又说道：“你公子或是不知，你小姐是知道的，你再进去禀知小姐就是了。”家人道：“原是对小姐说的，那个去向公子说。”又李道：“这越发奇了，怎小姐都不认起来？”那家人见又李呆在椅上，只认是拐骗的人，发话道：“你若耍套假书、认假亲，做那脱天的事，只该在热闹人家去，我们这样冷落门户也不该光降了，还只顾呆坐着怎的？”文李正在疑讪，忽闻此等话头，不觉发怒，喝道：“休得放肆！我文相公是拐子

么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你是姓白，怎又说甚文相公？”又李失笑道：“是我说错了，实是吴江文素臣相公。”老家人道：“怎么自己的姓都会错说的？”还待班驳，只见屏门后有人伸头一探，失声道：“这是文相公呀，申伯伯怎还不进去说呢？”又李看去，依稀认得是婢女素娥。那老家人方才跟着素娥进去，不一会见鸾吹浑身缟素哭出厅来，说：“哥哥怎今日才来，可怜我父亲不能见面了。”又李流泪而答道：“愚兄因有事耽搁，不料老伯已经辞世，不胜哀悼。”作下揖去，鸾吹跪在地下，连连稽顙。又李慌忙也跪下去，拜了四拜。起来只见中间屏门大开，大厅上停着未公灵柩，两枝白蜡辉煌，一段香烟缭绕，又李进去伏地大哭。鸾吹陪着，哭得真是凄惶，那老家人也陪落许多眼泪。素娥住了哭，劝说道：“文相公一路来风霜辛苦，不宜过伤，小姐还该节哀相劝。”鸾吹渐渐收住哭声，含泪劝解。又李正待恸哭，忽觉胸肋板痛，暗忖：且到明日哭祭。也就勉强拜毕而起。

鸾吹陪进内书房来，只见满屋蛛丝，凝尘积寸。老家人取进铺程，安放东边榻上，一面扫地揩台。又李探出尺头，递与鸾吹道：“这两端缎子是愚兄弟奉上老伯做件衣服的，谁料去岁湖边已成永诀。这一端绉纱是家母寄与贤妹的。”鸾吹涕泣拜受。须臾摆上饭来，鸾吹道：“家中不用荤酒，一时备办不及。恐哥哥饿了，请胡乱用些。”又李道：“素饭甚好，愚兄才算今日闻讣，以后俱不用荤。”鸾吹道：“哥哥并无服制，怎说吃素的话？”又李怆然道：“老伯待愚兄真如子侄，即再降一等，亦应比大功之丧，百日之内自当不用荤酒。”鸾吹再四不肯，素娥道：“文相公至性谆诚，然究系无服，也不必拘定月日，俟过了老爷周年再用荤酒，

似为两尽。”又李与鸾吹俱各允了。又李见鸾吹陪坐于旁，请其自便。鸾吹道：“论起小妹与哥哥患难周旋，情逾骨肉，本应亲陪茶饭，奈嗣弟顽劣，恐有嫌疑，止在这旁边与哥哥叙话，休要见罪。”因将未公回家得病，医治不效之事，从头告诉又李。用完了饭，问嗣子如何顽劣，鸾吹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因叫素娥：“你看看外边。”素娥道：“大相公此时正好在赌场中呼么喝六哩！况且此处他也从没进来。”鸾吹因说道：“先父病中请了族亲，立堂弟洪儒为嗣，写上两纸，分关两张，遗嘱将二百亩田留与小妹用度。”素娥接口道：“文相公就如小姐的亲兄，小姐的婚事也该通知文相公，待小奴代说了罢。”鸾吹羞得满脸通红，垂首不应。素娥便道：“先老爷回家后，就将小姐许配本县世宦东方老爷家，那公子文才相貌俱第一流，与小姐天生对头。老爷这二百亩田写开，小姐在家即为日用，小姐出门即为奁田的。”又李道喜，鸾吹羞得要死，只待哭泣。又李道：“贤妹明理之人，男婚女配人伦之大，何作此寻常儿女态耶？愚兄蒙老伯嘱咐，到处留心，并无佳士足婿贤妹者。如今是好了，这条心念可以放下了。”鸾吹挪捻了一会，慢慢的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先父又把一百亩田留与舍妹，以十年为期，说日后寻得着，替他备妆奁；倘寻不着，仍归嗣弟。又留下一百亩田，说小妹蒙哥哥救命，奉为遗念。其余千馀亩田，都拨与嗣弟管业。这都是先父亲笔、族亲都与名画押的。那知嗣弟年幼，溺于赌博，自从嗣了进门，丧事一毫不管，终日呼卢喝雉，小妹和他拚命的吵闹一场，方不敢在家赌博，去岁至今已败去千有馀金，将先父世守之业已卖去二百馀亩，前日不知听谁唆使，口里不干不净，说吴江人怎得我未姓的产

业？金羽妹子死已多时，遗田早应归我。把小妹气得要死，取出分关遗嘱要往亲族处告诉，方始跑了出去。将来正有气啣哩！”又李道：“蒙老伯厚爱，留田为念。愚兄何人？即无令弟之言，也是断不敢受。这个休提，只是令妹杳无音耗，却是可忧之事。”鸾吹道：“依小妹看来，舍妹未必便死。先母生舍妹之时，梦金雁投怀而生，先父亦梦神女降庭，旁有一老人云：此女大贵，宜配文星，可善视之。小妹因有先父先母之梦，至今只料生离，不料与他死别。但此时如雪中鸿爪，咄咄谈空，真成说梦，为可痛耳。”说罢潸然泪下，又李亦为感伤。素娥站在鸾吹椅后，两耳静听又李与鸾吹密切谈心，一双慧眼不转睛的看着又李面庞，忽地失声嗟叹，又李、鸾吹俱惊讶问故。正是：

扁鹊隔垣知脏腑，华陀剖腹见心肝。

### 总评

何氏一淫妇耳，在书中何足重轻？乃前于昭庆失火，详叙其事，前回又于无心遇见，琐述感恩，接待送酒送菜等事。不知前在昭庆写何氏，正为除松庵；今在江头写何氏，正为除超凡。贼人羽党两被素臣翦灭，而一何氏交涉其间乃能奏功，安得不详记之？牛溲马勃都是药笼中物，于此见舟中指度法雨援释入儒，必牵扯淫尼害相思一段，亦是文家烘托之法，非作者好使齷齪笔墨也。

麟姐是何氏小姑，更属书中不关紧要之人，乃前回之尾、此回之首，写得如此声色，奇情奇事，偏于空闲处点缀，令读者目迷五色，极口赞文章之妙。似作者有

意矜才使气，不图读至六十五回，李又全移先生到里边交十五姨温养，正是素臣生死关头，而后来除灭屢忠即亏随姨内助，始恍然于麟姐之本非等闲。不读全书，那知此书之妙？

伪批中姓名最可疑者是第一名、第七名，然观标题即可知其人主谋放火，是指一事曰大逆，则统括全书，素臣心里轮转，毕竟不识其人，而读者已早识之矣。两标从龙，联名而下，就奚奇身上即知不识姓名之谁何。百空之死，事后指名缉捕。奚奇久逃，始归山庄，故割上有名。陶神保之死，实在宦应龙之手，而众兄弟名不尽著，理应归罪奚奇。若其弟死于湖上、水未退净、行人绝迹之时，一拳打倒，一脚踢翻，虽捞获尸身，伤痕致命，明知被殴落水而难得凶人姓名，是以存疑，故曰观标题而可知也。

伪批中姓名有识者、有不识者，有未识而终识者，有似识而终于不识者，有不知姓名者，有先出者，有后出者，有终不出面者。而不知姓名终不出面之第七名，即第一名，从空特下之卫圣功，第二名现看伪檄之文素臣，已属幻不可测，巧不可阶。

何氏本感素臣，现且复救其命，然别时止于祝送，而一得银钱即磕头不已，非写何氏颠倒，正写钱神力量。《易》曰：何以聚人？曰财。记曰：财散则民聚。善用之者，功用如此。而奢夫败子以泥沙视之，独何心哉！

老客云：听得出蚂蚁爬响。而素臣开篷掩篷、上岸落船，毫不知觉。此虽会逢其适，可见一切世事总无拿

得定处，且即向开掩上落之人乱说瞎话，尤足发一大笑也。

因伪檄而更名改姓，生出申寿葛藤、鸾吹失惊、任公鹤突、鹳鹤阻隔及后文一切花色，缘情生法，法又生情，的是奇文。

《滕王阁辞》独辟手眼，足令千古有才无命文人同声一哭。而总论归之圣贤豪杰，为特下卫圣功。一笔点睛，霞光万道，蛟龙拿攫，亦非专赞《滕王阁辞》，系赞此特下一笔之灵妙，此又看书者独辟手眼，足令千古注经论史迂儒头脑一震。奇文如宝，面面玲珑，非独辟手眼，则得其一斑，失在全豹矣。何休之迂谈、康成之讖纬、啖助赵匡之穿凿、致堂南湖之纰缪，并失一斑者也，使批此书作者，不齿冷即涕泪满衣裳矣。

《滕王阁辞》为心中轮转一段而作，则霞光万道，蛟龙拿攫，其赞从空特下一笔之妙无疑。特异此词前，赘述忆母一词，似反隔断神气，不知素臣既见批割，复为轮转，此时大段已作鞠躬之念，独有一老母横梗于胸耳，不为拈出，得毋类绝裾之温峤耶！故必有忆母一词，以纪孝，始得有滕阁一词以纪忠。王郎侥幸，正欲自为王郎。非争文人一座，乃争圣功一席也。天然位置，真是丝毫移掇不动。

## 第十六回 又李伤寒遗铁弹 素娥取冷卧铜屏

素娥道：“此时土令，文相公面如青亚，木来克土，贼害已深，印堂山根，气色深黯，目睛黦而不明，耳轮枯而不润。据奴看来，竟是大病之状，如何是好？”又李失惊道：“素娥姐果然精于岐黄，璇姐之言不谬矣！”急讨镜子一照，慌把脉息一诊，大惊道：“六脉乱动，浮紧弦硬，胃气全无，真脉已见，合之面色，无复生理矣！”鸾吹满眼垂泪，说道：“素娥虽是明白些医理，如何就信他？哥哥体本壮实，现在好好的，就有小恙，天相吉人，必然无事，只是宽心调摄就是了。”又李道：“愚兄于此道颇知门径，方才把镜自照，又诊了两手脉息，自知病势已深，当作急归家图，见老母一面，倘得幸生，再来看你便了。”素娥道：“这是断然不可。奴观气色病势已在目前，若到船中发出，既无服侍之人，又乏疗治之策，岂不误了大事？小奴略知医理，尚可竭力绸缪。不若安心住下为妥。”又李道：“汝言固当，只是老伯已死，我一异姓之人孤身卧病于此，恐起外人之议，还是速去的是。”鸾吹道：“蒙哥哥生死骨肉，感入肺肠，若果有病来，自当尽心服侍，虽有外人议论，只消付之不赌不闻。哥哥岂忘社神庙内之言乎：大丈夫不以昭昭伸节，不以冥冥墮行。

何嫌何疑，而生枝节？小妹至今铭刻于心。即被以恶名，亦甘受不辞耳。”又李感激鸾吹诚意，且自知受病已深，其来已速，断断不及归家，因便允诺，致谢道：“我本拟明日备一薄筵，在老伯灵前痛哭一番，如今被素娥姐说破，这一会子就觉支持不定。贤妹请便，愚兄就要歇息了。”鸾吹道：“小妹也拟明日备一素酌替哥哥洗尘，如今也不敢了。”因一面叫仆妇们铺设床帐，请又李睡下，一面吩咐熬粥，自同素娥进房，含泪向跪，口称有事奉求。

素娥大惊失色，忙跪下去两手叉住鸾吹胳膊，道：“小姐吓死我也！”鸾吹道：“文相公自言知医，你又深通此术，都说病势非常，则目前发作自必险不可当，难免淹缠床席。一切诊视用药固须仰仗你力，只是老爷死后，嗣子非人；家人们逃者逃、散者散，只未能最有忠心，又在西庄主管；家中只剩申寿一人，年迈无用；灶前几个丫鬟、仆妇，俱系蠢笨无知；生素这丫头虽是聪巧，年纪尚小。文相公孤身卧病，一切饮食起居以及大便小解若没有一人贴身服侍，昼夜不离，着意知心，添寒减热，此病岂能痊愈？我受文相公厚恩，本应不避嫌疑，亲身服侍，但我已字人，文相公守礼君子，断然不许。仔细算来，惟有你是同心。分虽主婢，情同姊妹，要与我前去调护恩兄，须要贴心着肉，持抱抚摩，形迹全捐，身命不惜。俟文相公病愈之时，我作主将你送他为妾，一则报我之恩，二则完你终身之事。文相公才德俱优，将来事业不可限量，我在湖上山前社神庙内，不惜身为小星以酬其德，谅不致辱没了你。但是我所应为

之事要累及于你，此心实有不安耳。”说罢涕泪俱下。素娥慨然道：“小姐请起，容婢子一言。”鸾吹道：“你允了，我方敢起来。”素娥忙道：“总依小姐就是了。”鸾吹致谢而起，道：“既承慨诺，你就是我的恩人，以后姊妹称呼，不必叫我小姐了。”素娥道：“这个婢子怎敢。文相公固有恩于小姐，而寺中发火，救出者岂止小姐一人？婢子感恩亦与小姐无二。况婢子蒙小姐饮食教诲，另眼相看，小姐有命，即赴汤蹈火亦所不辞。但文相公何等人物，小姐根栽月窟，才貌无双，文相公尚且以礼自持，不肯轻系红丝，婢子系爨下之人，岂足入文相公之目？小星一事，看来断断不能。婢子虽是下人，亦知廉耻，既与文相公日夜周旋，断不肯腆颜再思别配。只求小姐念此苦衷，留在身边服侍小姐，一生做个守贞老婢就感激不尽了。”说毕亦潸然泪下。鸾吹落泪道：“听汝所言，令我心碎。但文相公虽然守礼，亦是通情，你与他患难周旋，恩深义重，亦断无愆然之事。我就中尽心撮合，管教你不作向隅之泣也。”

主婢二人在房商议，厨下粥已熬好，进来说知。素娥忙做了几碟通气和胃的小菜，拿进书房，走至床前，听着又李鼻息甚粗，呼之不应，揭帐看时，见又李和衣躺卧，昏沉不醒，将额上一摸，竟如火炭一般，炙得纤手生疼。鸾吹随后出来，素娥说知，忙叫：“哥哥！”又李不省人事，含糊而已。鸾吹噙着一把眼泪，将前言复加叮嘱。素娥道：“方才允了小姐，便是婢子之事，何须嘱咐？”因掇张小杌子坐在床前，定了心神，调了气息，将又李脉息诊过，说道：“文相公脉理真是精